

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叢書

國內革命戰爭

湘江之戰

(下)

黎汝清◎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中国现代

——国内革命战争

湘江之战

★(下)

黎汝清◎著



大衆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江之战 / 黎汝清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 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国内革命战争 / 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298-1
I. 湘…
II. 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77 号

湘江之战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0 字数 372 千字

2009 年 4 月修订版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298-1

定价:55.6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卷首语

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诗经·《周颂》

一种新的难以形容的力量，统治着这出梦游一样的戏剧。其中所说的一切，既隐藏着又宣示了未被认识的生活的宝藏。

——莫里斯·梅特克林

当你们中间有人跌倒的时候，他是为他后面的人跌倒的，是一块绊脚石的警告。

——凯罗·纪伯伦

人 物 表

——长征路上人物——

- 博 古**：临时中央负责人。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
- 李 德**：第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原名奥托·布劳恩。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
- 周恩来**：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最高二人团成员之一。
-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
- 朱 德**：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中央政治局委员。
- 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 林 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 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
- 陈树湘**：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师长。
- 万世松**：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一〇一团二营营长。
- 文庆桐**：红八军团逃亡战士。
- 包春时**：红一军团战士。
- 文庆安**：文庆安：中央纵队战士，马夫。
- 王振华**：红九军团连指导员。

——中央苏区人物——

- 项 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革命根据地司令员兼政委。
- 陈 毅**：陈 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主任。
- 罗自勉**：老学究、老中医，《周易》专家。
- 何文干**：《红色闽赣》报编辑。
- 方丽珠**：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马天标的妻子。
后为万世松未结亲的“爱人”。
- 刘洪恩**：逃亡地主。竹沟乡大土豪刘兆庆之子，铲共团团长。
- 马天标**：流氓、赌徒。方丽珠前夫。刘洪恩铲共团小队队长。
- 王虎林**：竹沟村苏维埃主席。

——蒋方人物——

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宋美龄：蒋介石夫人、秘书和英文翻译。

端纳：端纳：蒋介石、宋美龄私人顾问。

冯·赛克特：蒋介石军事顾问。

目 录

第一章 1934年11月30日

湘江西岸

- 一、李德面对湘江想些什么? 3
- 二、万分危急的态势，十万火急的命令 11
- 三、博古与李德 21
- 四、目前与过去 32
- 五、战地午夜图 41

第二章 1934年11月30日

湘江西岸阻击阵地

- 一、奋战中的一军团 46
- 二、兴国壮士 50
- 三、战争的沉醉酣畅与疯狂 53

目 录

第三章 1934年11月30日·黄昏

湘江东岸

- 一、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短短数语 56
- 二、在界首临时司令部里 61
- 三、《马赛曲》 67

第四章 1934年12月1日

湘江西岸——军团阻击阵地

- 一、战地遐想 73
- 二、生命的电光雷火 77
- 三、一个值得千解万剖的典型 81

目 录

第五章 1934 年 11 月 29 日

湘江东岸黄土崖高地

- 一、湘江唤起他无尽情思 89
- 二、历史列出的思考题 95
- 三、遵义会议的预演——毛泽东论兵 103

第六章 1934 年 12 月 1 日

湘江西岸界首

- 一、最高三人团 114
- 二、博古叫屈引起的回顾 122
- 三、二、六军团的行踪 128

目 录

第七章 1934年11月·中旬

南昌行营

- 一、冯·赛克特给蒋介石带来的不只是堡垒主义.. 138
- 二、统一中国的狂想曲 145
- 三、西北之行 149
- 四、病榻上的冯·赛克特 156
- 五、函电交驰 160
- 六、网的思辩 162

第八章 1934年12月2日

新圩、文市之间无名高地

- 一、即将陷落的阵地 166
- 二、陈树湘之死 172
- 三、突围而出的一群 179

目 录

第九章 1934 年 12 月 2 日

油榨坪资水河边

- 一、血战后的思考 182
- 二、博古与毛泽东 187
- 三、博古与洛甫 191
- 四、沙漠绿洲 204

第十章 1932 年 10 月

中央苏区宁都

- 一、两个纯真的心灵，皆有难言之苦 210
- 二、夜不能寐 214
- 三、推 磨 217
- 四、浑元圈 223

第十一章 1932年10月

江西宁都北郊李园村

一、红色十字架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不久，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这样一来，便把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绝对化定型化了！这对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依据！

即使有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左倾的洪流下，任何个人都是一棵脆弱的芦苇，不弯腰即折断，无法阻挡洪流的奔泻，甚至连个浪花也不起！

193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不仅认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而且加码为“在中国的特殊条件内，右倾机会主义紧接着公开背叛革命，同时，他们更及其采用了最可耻最懦怯的机会主义的两面派的态度。”

这样，就把党内斗争不同意见，与背叛革命联系起来，视同志为敌人，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斗争制造了理论根据。

在肃反扩大化中，就有这样一件事例：一个战士夜行军掉了颗手榴弹，被推演成反革命：“你损失了革命武器就是帮助了敌人！假

使被敌人拣去，袭击了我们的指挥部，你不成了反革命的帮凶了吗？”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逻辑，一直延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王明等人改造了中央领导机构之后，又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出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团，去贯彻“反右倾”斗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派夏曦至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任书记；派中央代表团至中央苏区；派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边区；派曾洪易到赣东北）。为了把权力夺到王明路线推行者的手中，采用多么残酷的手段都是允许的，值得的。1931年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为了取得党政军的领导地位，清除异己，进行了残酷的肃反。使许多优秀的领导人及优秀的党员蒙冤死去。这种夺权，不是明命撤换，而是用莫须有的种种罪名，搞倒、搞臭、搞死。这种方式的向后延续，在十年浩劫中，导致那些本该有个幸福晚年的革命家们的惨死。

1931年8月，中央发出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指责“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有动摇的态度。”这封信是在苏区开展“反右倾”斗争的动员令，也是王明路线向苏区大举贯彻的一个信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用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来证明共产国际对形势估计的完全正确，又一次给动摇、悲观、失望、消极的立三主义残余以致命的打击。决议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从这种过头的估计出发，提出苏区的党必须更坚决地贯彻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的错误，要“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他们的一

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文件认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根据这个指示，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大会（即赣南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这次会议，在“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纲领下，指责毛泽东关于苏区建设和红军战争的主张为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土地革命中的“富农路线”；军事工作中的“游击主义”和“单纯防御路线”；以及政治上的“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是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反右倾”的开始，也是夺取毛泽东领导权的第一步。

在四中全会期间，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上承担了责任，退出政治局。在周恩来、瞿秋白去留的问题上，米夫采取了“留周去瞿”的方针。

那是多么沉重的时刻，周恩来记得瞿秋白摇摆着，从他的书桌旁站起来，咳嗽着，把手伸向燃有微火的壁炉。他自言自语，象朗诵一篇文章：

“唉，这些日子天气太坏了，清冷，阴沉，这夜风，就像鬼魂在黑夜的荒原上游荡、哀嚎！……”

周恩来坐在沙发里，以为瞿秋白在构思作品，他看到他的瘦削的腮上升起一片红晕，这对肺病患者来说，并不是好兆头。但他不想打扰他。

瞿秋白的嘴唇抽搐起来，他慢慢用手捂起了脸，让目光转向内心。然后他向周恩来走了几步，历史、哲理、热情，在他脸上荡起激情的风云：

“恩来！我常常由于痛苦而疲倦，……”

瞿秋白的声音忽然变得喑哑了，象是一颗正直的受了屈辱的心滴下的一串清泪。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静静地坐着，他没有勇气观察瞿秋白的脸，因为注视一位善良高尚的知识分子的痛苦情状，自己也会倍加痛苦：

“屈子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未悔。我们也只能用任劳任怨来宽慰自己了。……”

瞿秋白默然不语，走向窗口。凭窗而叹：

“任劳任怨不难做到，只是屈辱，……士可杀不可辱，固然是旧观念，忍辱负重却是最难的。……”

周恩来站起来，走到窗前，拍拍瞿秋白的肩膀：

“这种心情我理解，路漫漫其修远兮，你要保重身体，准备长途跋涉……”

“我的痛苦不在于失去了职务，恩来，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我们自己授予自己的使命是不是太大了？我们也许最终无力承担它。我们这些殉道者，连生命都不怕舍弃，还怕丢弃一时的地位吗？……古人言，朝闻道，夕死可矣。痛苦就在于我至今仍不知道错在哪里。……”

“决定你离开政治局，你知道，我是不同意的。”周恩来拉着瞿秋白的苍白瘦削的发烫的手，“哟，你在发烧，……”

“每天晚上都这样，很陕就退的！”

“可是，我留在中央也是很为难的。……”

“这我知道，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枉怀忧国忧民之志，到头来也许象屈原一样投入汨罗江，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你留在中央，一副沉重的担子也就压到你的肩上了。”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你就背负历史的红色十字架走到底吧！”

两人紧紧握手，不由潸然泪下。

现在，周恩来已经不止一次地觉出这个红十字架的重量了。而且也不止一次听到那些屈辱的心灵在哭泣。他又在重温与瞿秋白四目相对时的那种感情。

二、前方与后方的严重分歧

周恩来中止会议，是一种策略，就像一个排球教练，在对方攻势凌厉而我方连连失球的情况下，要求暂停，以转换部署稳定情绪寻求扭转局面之法。他始终认为，毛泽东留在部队里是对革命有利的。

毛泽东的地位比他低，但他尊重毛泽东，在前线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里，他观察过毛泽东，认为他是个智慧超群的人，在他的貌似宁静的身上，潜在着非凡的精力和意志；他的农民式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动作里，有种无形的凝重威仪和有力的对别人能施以深刻影响的气质。

周恩来沉思着，追溯着促使毛泽东解职的背景，寻找有无把他留在军队指挥位置上的可能性：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洲、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1月上旬，周恩来致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洲、吉安、赣洲中选

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洲。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中革军委发出攻取赣洲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历史功罪之所以难以分清：就是每个作决策与执行者都不是绝对自由的；有的是自己想抵制的，却迫于领导命令或群众压力而去推行；有的是自己想推行的，却迫于上级的干预和群众的抵制而不能实现。自己所做的并不是自己想做的！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发生。淞沪十九路军抗战开始。

1932年2月4日，根据中革委部署，红军三军团借国民党淞沪抗战之机，围攻赣洲。

久攻不克，3月7日撤围。

2月19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任务》，分析了“一二八事迹”后国际国内形势，指出苏区党“应利用目前极端有利的时机……夺取中心城市，……集中主要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同时也不要放松那种‘左’倾的反中农倾向。……”

1932年2月20日，自2月中旬以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连日登载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对此，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进行反击，2月20日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2月下旬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